

從黃道、太一到四靈

鄧淑蘋



西元前二〇五〇至一八五〇年間，可能有與齊家文化有關的先民來到今日的山西南端開拓池鹽的業務。他們或信奉圓璧、方琮是天、地的縮影，會引導他們回到永恆的天地；所以我們看到很多墓中鋪璧、戴璧的場景。清涼寺玉器質地、作工的研究，可釐清因各地區考古發掘的先後與多寡，導致學界「璧琮文化自東向西傳播」的長期誤解。深入的探索，更證明先民對玉璧的信仰繼續貫穿約二千二百年的歷史，直到漢代結束。戰國兩漢高級貴族墓葬中，大量鋪放各種實體玉璧，甚或在畫幃、棺木、壁碑上繪刻璧的圖像；看起來比清涼寺墓主身上鋪璧、戴璧的場景壯觀得多，但探究其文化內涵，其實是相同的。

筆者以玉璧為觀察主軸，檢視自玉璧的萌芽至漢帝國衰亡，五千七百年間中國古代玉器文化的發展演變。心得陸續發表於本刊三八四、三八六、三八八及本期。

華西、華東各有壟斷性玉料

筆者曾宏觀地檢視西元前二〇〇〇至一五五〇年，即龍山文化至夏時期華夏大地上的玉器文化，確認當時在華夏大地上，可能有至少七種外觀頗不相同的閃玉（nephrite）礦被開採使用。因為閃玉料是珍貴的稀有物質，可能被不同地區的統治階層所壟斷。

筆者常強調，華夏大地以大興安嶺、太行山等山脈鏈區隔成華西、華東二大區塊，二區地勢高低有別、自然生態、人文景觀不同。事實上，在史前至歷史早期，華西、華東所用的玉料也不同。大致華西地區有四種外觀明顯不同的玉料。如圖所示：

第一種華西閃玉以青白色為主，清亮瑩潤，類似大家習稱的「和闐玉」，常在原生礦就被三氧化二鐵沁染而形成大片深褐色有如紅糖的「糖玉」，有時內部還散布似蟲蟻般的包裹物。（圖一）

第二種華西閃玉是細膩不透明的暗草綠色至藍綠色，常被灰白色的寬帶包圍。（圖二）

第三種華西閃玉有明顯的團塊或波浪條斑的沈積岩文理，無透明感，從淺的牙白、牙黃到灰褐、灰藍。據聞廣教授研究，這種閃玉是由很小的雛晶緊密堆積而成，所以可剖成很薄

的大片而不會崩碎，先民多用之製作長形帶刃器。（圖三）

第四種則為墨綠、深褐近乎黑色的閃玉，經檢測含鐵量特高。（註一）可能被石峽文化統治者壟斷，專用以製作牙璋、長刀。華西地區其它的考古學文化也未必能獲得這種玉料。（圖四）

華東地區主要使用圖五、圖六這兩種閃玉。前者為斑雜結構明顯，無透明感的黃褐色閃玉。後者為瑩潤、微帶半透明黃綠色至草綠色。第三類華東閃玉是帶磁光的奶白、牙白、牙黃色，細膩無透明感。（圖七）新石



圖三 山西龍山文化 玉戚 山西黎城出土 引自《故宮文物月刊》，2000年3月



圖二 齊家文化 玉瑯圓散片 長25公分 寧夏龍德沙塘出土 引自《固原歷史文物》，2004



圖一 齊家文化玉璧 徑8.8公分 甘肅武威皇娘娘台出土 引自《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精品圖集》，2006



圖四 石峽文化 玉牙璋 長32公分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2006年攝於陝西省博物院庫房，經申請許可出版，特此申謝。



圖五 山東龍山文化 玉戚 長16.5公分 山東五蓮丹土出土 引自《玉潤東方》



圖六 山東龍山文化 玉牙璋殘片 長11.2公分 石峽徵集 引自《玉魂國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展》



圖十一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53號墓 a. 局部 b. 玉石璧

圖十 清涼寺墓地第二期54號墓局部

圖九 第三期53號墓破壞第二期54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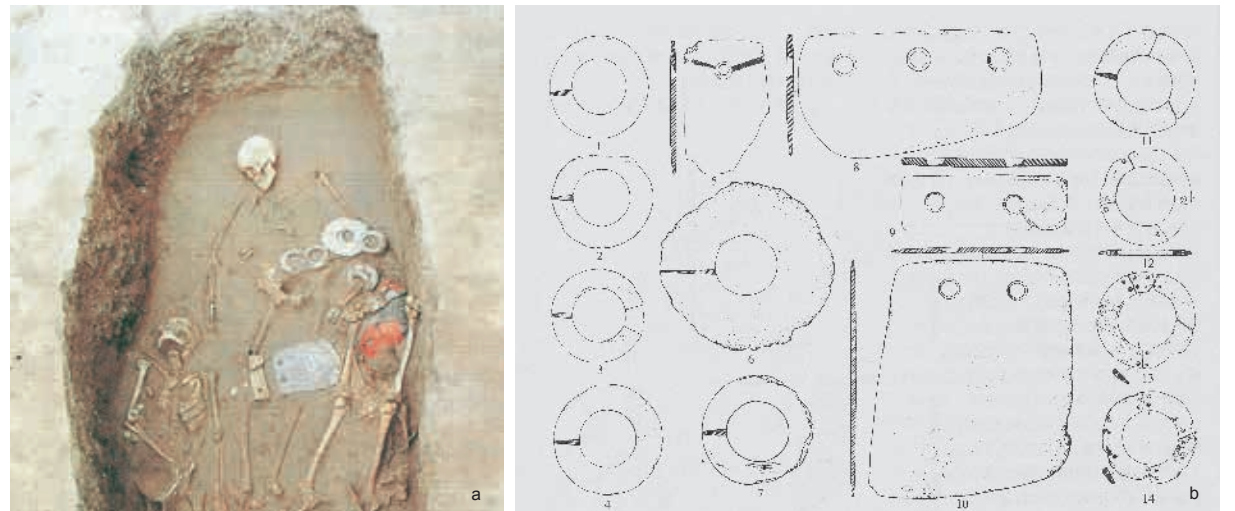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52號墓出土玉琮，第一種華西閃玉製作，a出土時套於墓主手尖。a、b、c分別引自《文物》2006年3月、《發現山西—考古人手記》、《中國古玉器圖典》

陶寺文化規格高，所以選出土不少真正閃玉製作的璧、琮、玦，其中不少是將得自外地的成品改製再用。

但在清涼寺二期墓葬中雖見戴璧、鋪璧，卻幾乎全屬大理石、蛇紋石化大理岩，剖面呈內厚外薄的「楔形」（圖八b），因質地不堅韌，薄邊處常有久戴磨蝕痕，也常斷為多截，再於斷口附近對鑽出小孔以便綴聯成圓。（圖八b-12、13、14）但也有真正的三環聯璧。

大約西元前二〇五〇年前後，另一批外來者佔運城盆地，形成第三期墓葬。直接破壞第二期墓葬。如圖九至十一所示，三期的第五三號墓疊壓在二期第五四號墓上，所幸還留下套戴一串玉石璧的墓主上半身。（圖十）

第三期出土的玉器也以璧、大孔璧、多環聯璧為主，仍常平放胸腹上，或套戴於手腕（圖十一）；考古發掘出土二件玉石琮，一件出於曾經盜擾的墓五十二，玉琮套在墓主手尖部位，可能是從腕部滑下的。（圖十二）本刊三八四期拙文圖二四曾發表它的各面。本文圖十二b、c也是



圖八 清涼寺二期大墓 79號墓 a. 墓葬局部 b. 出土玉器線圖 引自《文物》，2006年3月

器時代遺存中，這種玉料不多見，但到了商晚期，這種閃玉多用以製作戈、有領璧等與儀式有關的玉器。（註二）

由於玉料屬斷斷性稀有物質，所以，我們見不到用典型華西玉料製作典型華東造型紋飾的玉器，反之亦然；但由於征戰、遷徙頻繁，可見到典型華東玉器被帶到華西地區，反之亦然。圖八就是被帶到陝北神木石峁的山東龍山文化牙璧。



圖七 山東龍山文化 玉圭 長19.7，厚1.1公分 山東昌樂袁家出土 引自《玉魂國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展》

清涼寺墓地是史前西、東二系「璧、琮文化」的會師

瞭解了玉料的地域性，以及各地區玉器的器類、製作技術，就能瞭解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是史前西、東二系「璧、琮」文化的會師之處。而主要的文化成分來自華西的齊家文化。

清涼寺遺址從上個世紀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就經常意外出土玉器。這些

玉器及部分盜掘截獲中收藏於運城鹽湖博物館等地。通稱為「坡頭玉器」。

西元二〇〇二至二〇〇三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該地作了考古發掘。共發掘三五五座墓，可分四期。經研究得知，大約在西元前二〇〇〇至一九〇〇年間，以西元前二〇五〇年為分期點，先後有不同的兩波居民。前一波留下了第二期共一八九座墓葬，後一波留下了第三期共一〇五座墓葬，和第四期共四十四座墓葬。通稱發掘出土玉器為「清涼寺玉器」。（註三）據發掘主持人薛新明研究的觀察，以前意外出土或盜掘截獲的「坡頭玉器」，主要屬清涼寺三期。

圖八是清涼寺二期一座高規格的墓葬。除了墓主外，還有二個殉人。共出土七件石質璧、三件多環聯璧，都套戴墓主左手腕，或平放在墓主胸腰上。

將玉石璧套戴手腕的習俗主要流行在遼西的小河沿文化、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山西陶寺文化等地。清涼寺二期的文化內涵頗相似於陶寺文化，多將玉璧平鋪身上或套戴於手腕。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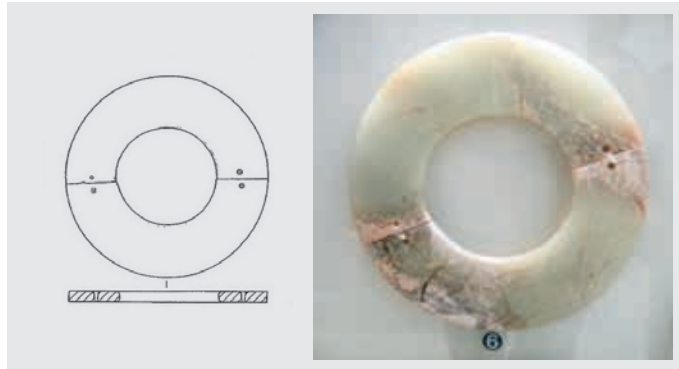
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親自檢視實物，在其陳列櫃前所拍圖檔，在得到求該所同意下，擇數張刊出於此。

圖十六、十七、十八、十九都是典型第一種華西閃玉料。如圖十六這樣潔白溫潤閃玉製作的窄肉大孔璧（常被稱為「環」），齊家文化喇家遺址也有出土（編號編號F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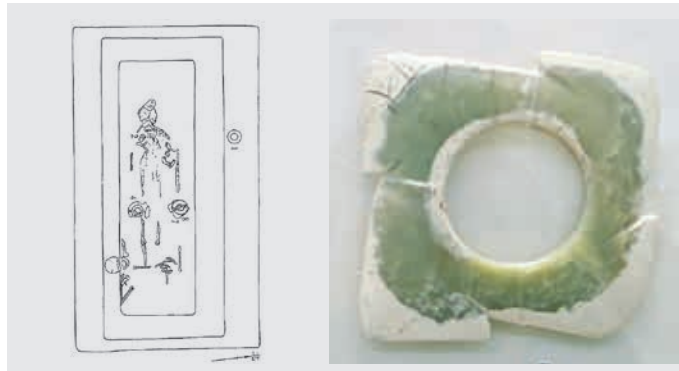
（註四）圖十八雖是窄肉大孔璧，卻平置墓二九號墓主左胸上。圖二十雙聯璜璧的肉頗寬，但與圖二二來自山東龍山文化的牙璧一起套戴於墓主左手腕。（圖二二）後者質地是典型第二種華東閃玉料，因為中央被圖二十雙聯璜璧疊壓，所以仍保持原來的微透明淺黃綠色，而露在四周的部位被沁成不透明的灰白色。（註五）

到了第四期，習俗依舊。（圖二三）戴于墓主左手腕是閃玉製作的大孔璧，上面還鑲嵌一排綠色礦物嵌片。（圖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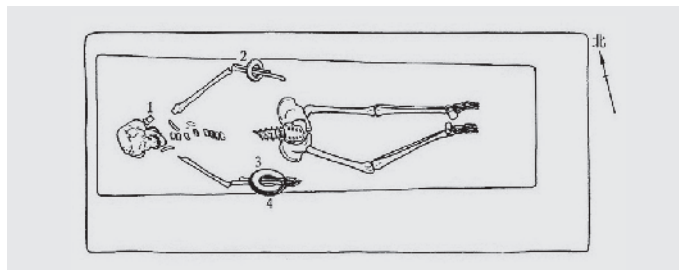
運城鹽湖博物館展出十六件在清涼寺遺址正式發掘前出土的璧類玉器。目驗這批多為閃玉質，少數可能是蛇紋石，呈現濃厚的齊家玉器風格。如圖二五屬第一類華西閃玉料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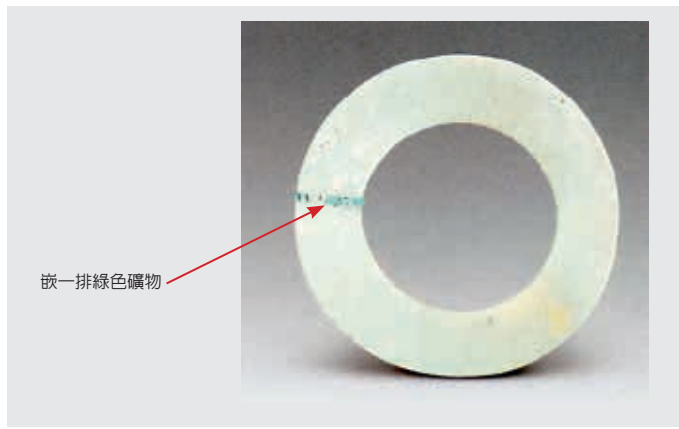
圖二十 清涼寺第三期 雙聯璜璧 100號墓 外徑12.4-12.6，孔徑6.2，厚0.7公分 a. 黃翠梅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b. 線圖 曾出版於《考古學報》2011, 4



圖二一 山東龍山文化早期 玉牙璧 孔徑6.2，中心厚0.8公分 清涼寺三期100號墓出土 江美英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曾出版於《文物》2006, 3
圖二二 清涼寺三期100號墓 隨葬七件璧形玉器（璧、牙璧、聯璧）、一件玉管、一件玉石鉞



圖二三 清涼寺四期墓275 墓主右手腕套戴二大理岩寬肉璧，左手腕帶一大孔閃玉璧。



圖二四 清涼寺四期 嵌綠色礦物大孔玉璧 外徑10.7-11.1，孔徑5.8-6.9，厚0.3-0.4公分 引自《考古學報》2011年4月

同一件玉琮的不同角度。它明顯是用一種華西閃玉製作的。

承蒙薛新明研究員善意告知，第三期選出土一件石質琮，除了每面刻有垂直陰線外，四個轉角還刻三道橫

線。但非正式考古發掘的坡頭玉器中有二件玉琮、一件石琮。（圖十三、十五）這三件素琮呈現典型齊家文化風格。

清涼寺三期璧類玉器的質地，多屬筆者所稱第一種、第二種華西閃玉。簡報上也認為玉料來自西北（即指黃河上游）。但是簡報上的彩圖色澤偏差大。筆者於二〇一四年十月前



圖十三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 玉琮 第二種華西閃玉製作 高6.7，邊長8.1-8.4，孔徑7.1-7.4公分 坡頭出土 引自運城鹽湖博物館看板



圖十五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 石琮 坡頭出土 筆者攝於山西省博物院



圖十四 清涼寺墓地第三期 玉琮 高5邊長6-6.4，孔徑5.2公分 坡頭出土 引自《坡頭玉器》



圖十七 清涼寺第三期22號墓 大孔璧 江美英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圖十六 清涼寺第三期 大孔璧 江美英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圖十九 清涼寺第三期 大孔璧 黃翠梅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圖十八 清涼寺第三期29號墓 大孔璧 外徑10.5-10.2，孔徑6.2，厚0.3公分 江美英攝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陳列室 曾出版於《文物》，2006年3月



地圖 西元前2300至前1800年黃河、長江流域較多玉器的考古學文化分布圖

中，筆者已說明：方形玉琮在黃河上中游有本土的創形理念，有明確的祭祀儀軌。地圖上用阿拉伯數字標示一至七的七個地點，曾發現在墓葬或祭祀坑中出土相同數量的璧與琮。很可能璧、琮禮制通過上層交流網傳播至長江下游，才引起良渚文化晚期玉方

如地圖所示，當時齊家文化分布面積廣，最東已達陝西的中部，距離芮城清涼寺很近。雖然因出土陶器不多，尚難推斷遺址的文化歸屬，但明顯地，第三期以男性為主的居民，入葬時必將不具生活實用功能的齊家風格的璧、琮，鋪於胸前、套於腕部，卻不見具實用功能的玉質帶刀器隨葬。那麼，無論這些玉璧、琮是直接帶自母鄉？還是玉料來自母鄉，在晉南製作？對離鄉背井的亡者而言，這一圓、一方的玉器必然有強大的法力，而絕非「裝飾品」。

在本刊三、四、五、六期拙文中，筆者已說明：方形玉琮在黃河上中游有本土的創形理念，有明確的祭祀儀軌。地圖上用阿拉伯數字標示一至七的七個地點，曾發現在墓葬或祭祀坑中出土相同數量的璧與琮。很可能璧、琮禮制通過上層交流網傳播至長江下游，才引起良渚文化晚期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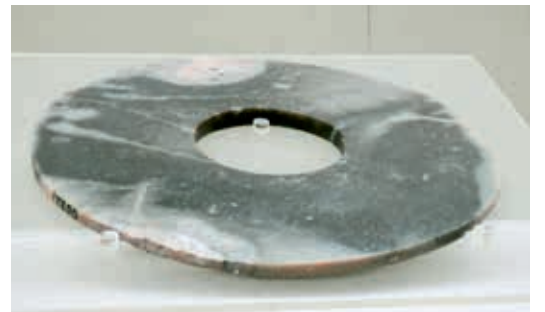
獨發展成高、方的玉琮。近來最新的考古學年代框架，部分學者已將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的結束年代下延至西元前二一〇〇年。（註五）

齊家文化璧多琮少，這一現象可能是：在齊家文化中有資格擁有璧的人多，但只有特高級貴族才能擁有玉琮。因此，喇家、皇娘娘台等社群就只有璧而無琮。在齊家文化遺址裡，迄今沒見到把璧類玉器套戴於手腕的，基本上也沒有墓中殉人的習俗。但是，當開拓疆域的前鋒帶著對璧、琮的信仰來到晉南，也就入境隨俗的將璧、琮戴在手腕。更受到華東良渚—大汶口—龍山文化流行在玉琮上刻直、橫條紋的影響，陶寺文化與清涼寺墓地也出現稍微加刻一點直紋、橫紋的玉石琮了。所以，清涼寺遺址可稱為：史前西、東二系「璧、琮文化」的會師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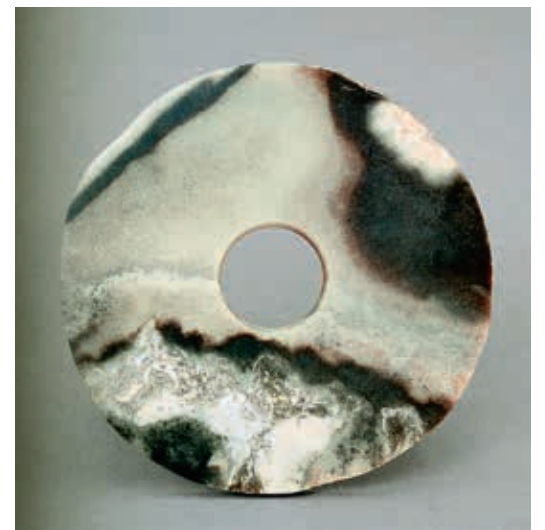
周文化盛行A、B兩類玉器

圓璧，是一個創形非常久遠的器物。遠古人們從自然界撿拾玉石、骨角、蚌貝等，打磨出圓璧形物件來裝飾自己，最初可能並不具有特殊的神

作者，質、色、尺寸、作工，與圖二六甘肅出土的齊家玉璧很接近。但細觀這批玉璧，應非同一般時期作品。如圖二七這件厚且不太大，孔壁單面鑽，傾斜度大，鑽到底邊時再振取出芯料，說明鑽孔工具較軟，磨損快；孔壁留有明顯寬旋痕，可知當時所用磨砂粒子大，鑽磨速度慢。處處顯示它的製作應早於齊家文化。但是圖二八這件典型齊家風格玉璧，很可能經長時期戴於手腕，孔壁及孔邊器表都已磨得光滑且微微發亮。值得注意的是，清涼寺遺址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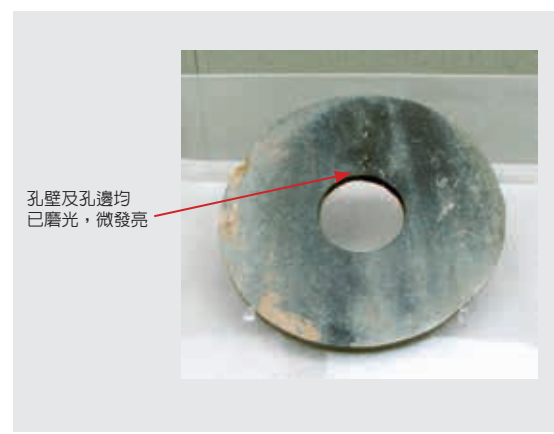


圖二五 清涼寺第三期 玉璧 黃翠梅攝於運城鹽湖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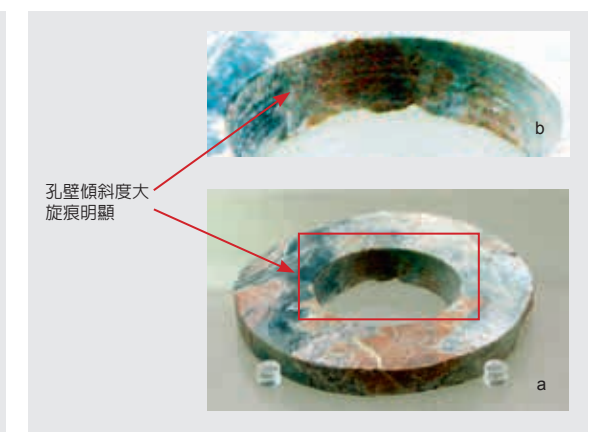


圖二六 齊家文化 玉璧 徑27.3 孔徑6.3-7 厚0.78公分 甘肅靜寧寧家祭祀坑出土四件玉璧之一 引自《甘肅文物精華》

到三期時，人口結構發生了大變化，墓葬人骨的性別檢測顯示男性是女性的二倍，四分之三的墓主為男性。這明顯不是正常的社會。墓葬普遍有二層台、灑硃砂，半數墓有殉人，殉者多為青年女性和兒童。從第三期墓葬毫不留情地直接疊壓在第二期墓葬上，可推測第三期墓葬的主人應是外來移民。據發掘主持者薛新明研究員的分析，第三期居民來此的目的很可能為了爭奪解池出產的池鹽，且在此建立了以男性為主的，管理食鹽業務的機構。



圖二八 清涼寺第三期 玉璧 作者攝於運城鹽湖博物館



圖二七 清涼寺第三期 玉璧 a.全器 b.孔壁 筆者攝於運城鹽湖博物館

乘拿著圭，面對植立祭壇的璧，向祖先祭禱的場景。華西的周族重視現世倫常，所以將代表人間地位高下的瑞器——圭，與依附祖靈的祭器——璧，組成最高規格的禮器。周王朝維

「璧琮禮制」約形成於西元前二五〇〇年前後（註八），但延續到何時？尚難回答。從文獻可知，約西元一〇五〇年的西周初年時，「植璧秉圭」已是周族的禮制。

《尚書·金縢》生動記錄周公

先齊家——齊家文化先民將同等數量的璧與琮掩埋於祭坑或墓葬，良渚晚期的璧與琮被當作「鳥立祭壇」等通神符號的載體；或證明西元前第三千紀中晚期時玉璧應已具有「象天」的內涵。

秘內涵。我們無法得知，在歷史的洪流裡，從何時開始？經過什麼過程？圓璧被賦予「通神」、「象天」的形而上意義？但大約在西元前第四千紀晚期的紅山文化，出現在墓主人兩側對稱鋪放玉璧的現象，說明紅山先民或認為璧已具有「通神」的巫術功能。

秘內涵。

持八百年，因此「圭璧禮制」生根茁壯，成為中國歷代遵行的禮制，直至清末。

前述二個玉禮制都以璧為核心，從殷墟小屯丙組基址等考古跡象可知：大孔窄肉璧（所謂「環」）與有領璧同樣被當作禮器，可知璧的最大法力蘊藏於「圓而有孔」的形制中。

本刊三八八期文已分析，發跡於黃河上中游的周族，以武力克商，再度東征後，藉分封諸侯控制了黃河流域，但始終無法掌控長江流域多元的本土文化。事實上文獻所載在商、西周時期分佈於長江流域的：百越、淮夷、荊楚等，正是史前華東文化高度發展的：高廟、屈家嶺、凌家灘、崧澤、良渚、石家河、肖家屋脊等考古學文化的後繼者。當周王室被西戎侵略東遷後，威信喪失，實權萎縮，長江流域的楚國兼併鄰國，日益茁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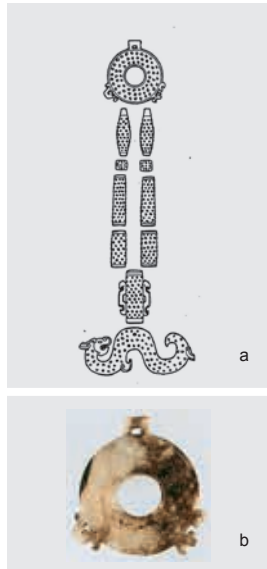
古老華東文化也在楚國崛起帶動下迅速復興。所以，長達八百年的周代，玉器文化內容複雜。筆者將此時的玉器分為A、B、C三大類。周文化圈主

要使用A、B二類，楚文化圈雖有前述二類，但C類玉器最多也最重要。A類：是各級貴族生前就使用或佩帶彰顯身分、妝點華麗的玉器，組玉佩等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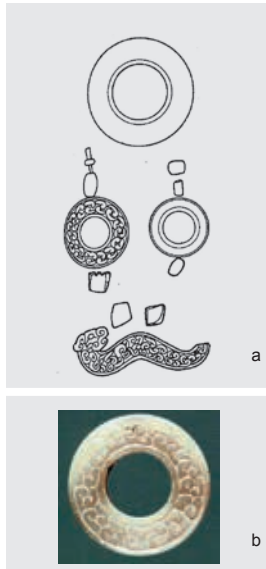
西周時男女貴族都佩帶從頸部掛垂於胸腹的多瑣組玉佩。芮公雖是春秋早期才入葬，但所用的組玉佩完全是西周禮制用玉。（圖二九）東周時，西周禮制隨王室日趨衰弱而禮崩樂壞。到春秋晚期開始流行掛於腰帶的較短的組玉佩，但似乎沒有固定的組合款式。（圖三十、三一）

B類：是鋪陳在墓主胸腹上的圭與璧，以及祭祀神祖用的圭與璧。由於西周實施嚴格的命圭制度，圭是象徵身份的瑞器。「植璧秉圭」是周族祭祀神祖標準祭儀，所以西周的葬儀會在墓主胸前放置成組的圭與璧。如上期拙文圖三八至四十。西周晚期時，放在墓主胸前的圭、璧，不但多為真正的閃玉，其中還不少為當時的古玉。甚至常見在一位高級貴族墓中鋪陳多件圭、璧的例子。（圖三二）

圖三二 a春秋早期 芮國國君墓（梁帶村27號墓）出土4件琮、5件圭、6件璧 b. 六件璧在墓中相對位置 c. 龍紋璧與素璧 d. 有領璧 引自《赫赫宗周》



圖三一 戰國晚期 組玉佩 a. 全套線圖 b. 其中之穀紋璧 曲阜魯故城58號墓出土 引自《中國玉器全集》



圖三十 春秋晚期 組玉佩 a. 全套線圖 b. 其中雲紋璧洛陽中州路1316號墓出土 引自《中國玉器全集》



圖二九 西周晚期 組玉佩 a. 全器 b. 七件玉瑣 梁帶村27號墓出土 引自《金玉華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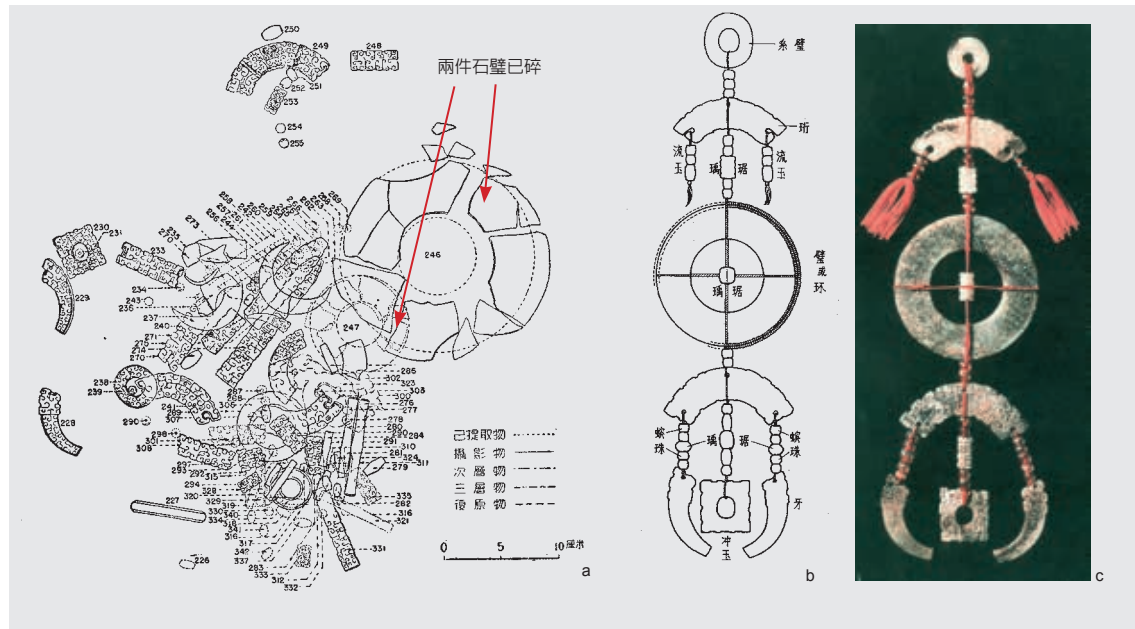


雕龍紋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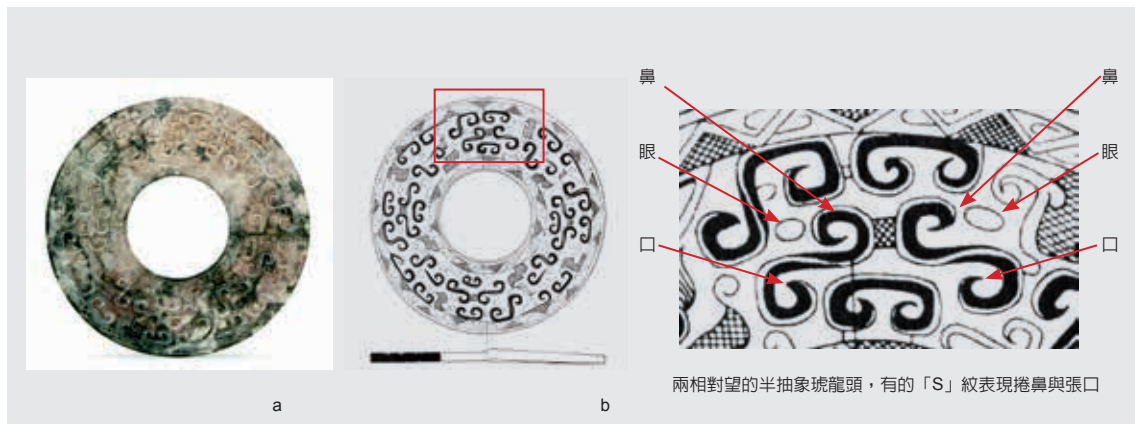
有領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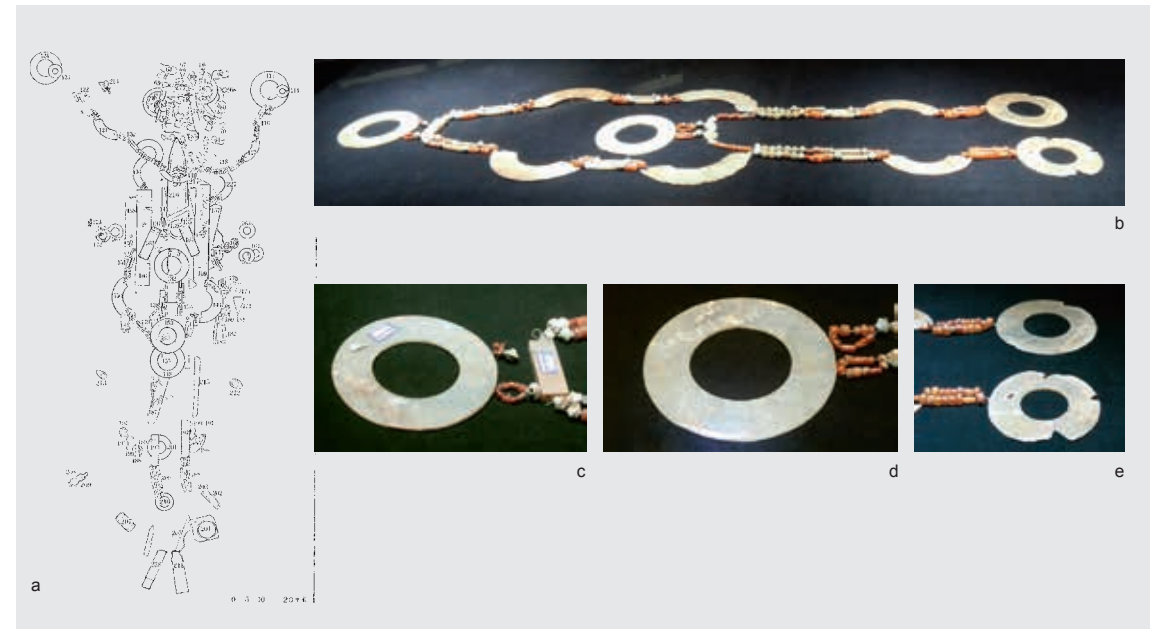
圖三二 a春秋早期 芮國國君墓（梁帶村27號墓）出土4件琮、5件圭、6件璧 b. 六件璧在墓中相對位置 c. 龍紋璧與素璧 d. 有領璧 引自《赫赫宗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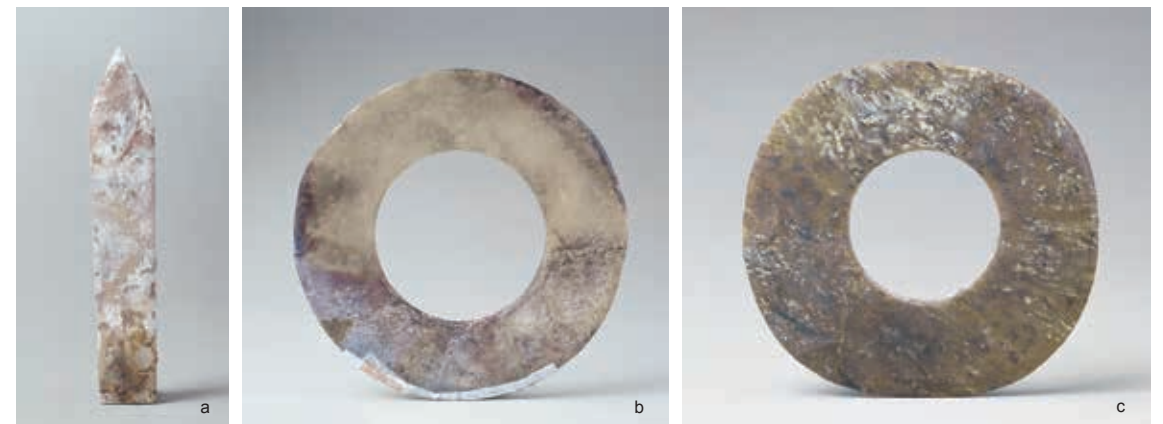
圖三五 a. 琉璃閣60號墓出土現象 引自《山彪鎮與琉璃閣》 b. 郭寶鈞復原圖 引自《古玉新詮》
c. 史語所作的實物復原



圖三六 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琥龍紋璧 a. 彩圖 b. 線圖 徑15.3, 孔徑6.3, 厚0.8公分 熊家冢4號排葬墓出土 引自《荊州楚玉》



圖三三 a. 西周晚期 晉侯夫人墓出土玉器分佈線繪圖《文物》，1994年1月 b. 考古學者將出土玉器復原展出 筆者攝於晉侯博物館 c、d光素玉璧 e. 光素玉璧被剖切為薄片



圖三四 春秋晚期 圭長21公分 璧徑11.5, 7.3公分 琉璃閣墓乙出土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引自《瑰寶重現》

的東周組玉佩資料分析可知，圖三五b、c應是錯誤的圖例。但是，近年考古學界又有更令人扼腕的錯誤，是將楚式葬玉當作組玉佩的零件。

楚文化盛行C類玉器

可能在西元前第三千紀中期以後，「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同類感通」的思維已是華夏大地先民共有的觀念，但更早一階段流行於華東地區，以動物形玉雕做通神靈媒的信仰，始終深埋於華東地區的文化底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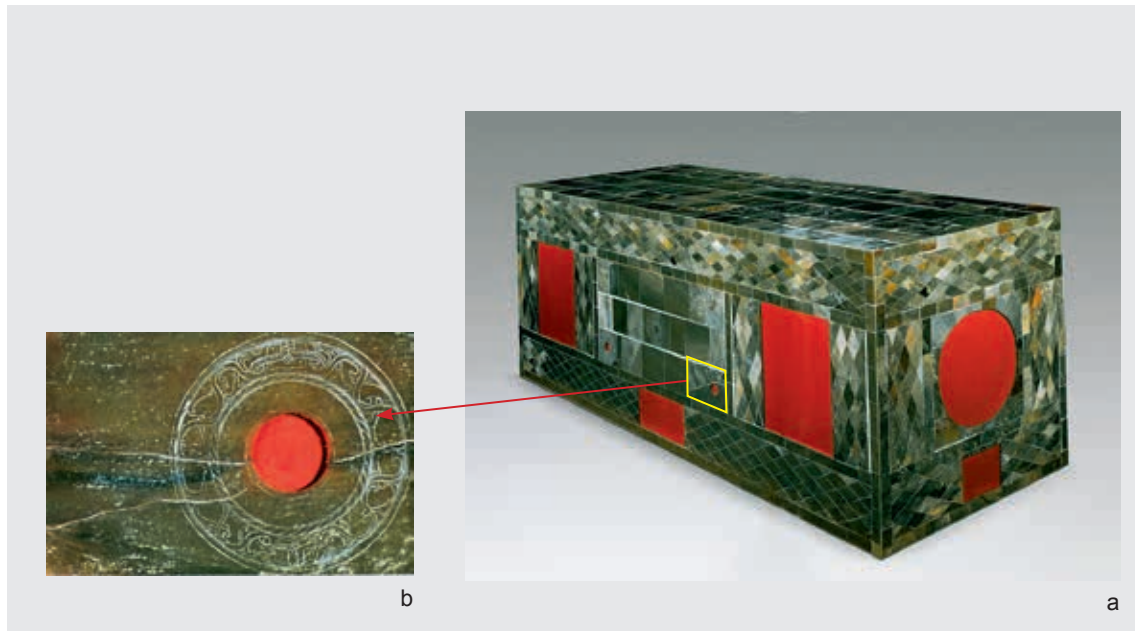
商族克夏建立王朝，發展到商中晚期階段後，也就是西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紀時，流行以龍、虎、鳥、人為母題的宗教美術品，這實為華東文化第一次的復興。

西元前十一世紀中期周族克商建立周王朝後，華東文化顯居弱勢。東周以降，隨著周王室衰弱，西元前六世紀末以後，進入孔子所處的春秋晚期，隨著楚國崛起，古老的華東文化二度復興，楚文化崇巫尚祀，宗教美術品大量出現神靈動物母題。此

在此炫富比奢風氣下，或為了增加玉璧的數目，還見到將一件素璧平剖多片鋪陳的例子。晉侯夫人（三一號墓）發掘較早，當時考古隊伍還不解墓中層層堆疊的玉器應分為A、B二類，就將剖薄、甚至被壓破的素璧（B類），與雕琢精美紋飾的A類玉飾綴連起來，這應非西周該有的組合。（圖三三）

到了東周已降，人本主義的思潮下，對看不見的鬼神世界，採「敬而遠之」的態度。所以B類玉器有時以粗糙質樸的石料製作。（圖三四）儒家更美化這種行為是：「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禮記·禮器》）

大半個世紀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了河南輝縣琉璃閣的發掘，郭寶鈞先生根據墓六十的出土現象，復原東周組玉佩時，就以爲光素石璧是組玉佩的主件。（圖三五b）據高去尋師告知，他擔任所長時，命人以放置在琉璃閣墓一的墓主頭部右上方雕紋玉璧，代替石璧完成了實物復原。（圖三五c）結合近年出土



圖四二 西漢早期 徐州獅子山漢墓出土嵌玉漆棺 a. 玉棺復原 b. 刻有雙身合首琥龍紋飾的玉片 引自《大漢楚王》

外，還流行用草綠至碧綠色閃玉，製作璧、珩、琥龍，有規律地鋪排在墓葬中。目前考古資料顯示，這種特殊葬玉與葬儀，可能是湖北荊州成為楚國政治重心以後開始的葬俗。（註七）

荊州熊家塚已探得戰國早期楚王陵，目前只發掘周圍的排葬坑、祭祀坑等。出土玉器有的呈現春秋晚期風格，器表雕琢半抽象「琥龍」頭紋飾。（圖三六）但大部分均屬戰國玉器。

戰國時，整個長江中下游都被楚國或兼併、或控制。史前本屬華東文化圈的山東半島，因西周初年被武力兼併後分封魯、齊二國，成為周文化圈；到了戰國時期古老的華東文化再度活化後，齊國、魯國也率先出現楚式葬玉。

楚式葬玉在墓葬中有基本的排放方式：原則上最大的璧放在棺內墓主頭頂上，或懸掛於墓主頭端的棺板外。墓主胸前鋪放璧、珩，足下放璧，骨盆、股骨部位多成對鋪放珩與琥龍。圖三七是荊州地區望山二號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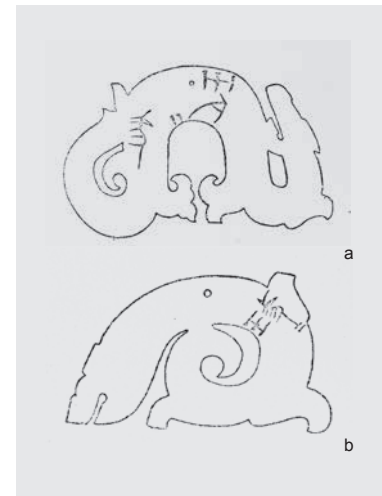
的資料，共放置八件璧、十二件珩、五件琥龍。圖三八是淮陽平糧台十六號墓的資料，棺內共有二十五件楚式葬玉。圖三九則是魯故城五二號墓，墓主身下、身上都鋪放多件玉璧。這種葬俗是為導引亡者靈魂進入不朽的天界。

望山二號墓出土的竹簡上書寫隨葬品清單中有「一雙琥」。發掘者認為就是指圖三七c這對玉雕神靈動物。中山王國墓群出土帶有墨書「它玉虎」「琥」字樣的玉佩多件，圖四十四a、b為其中二例。從這些例證可知，如圖三七e上、三八b大量出現於戰國楚墓，過去被通稱為「龍形佩」的玉器，雖然具有蜿蜒身軀，事實上是「琥」不是「龍」。為顧全歷史真相與通俗達意，筆者乃創「琥龍」一詞指稱這種楚式葬玉。從圖三七e可知，琥龍常是利用製作玉璧的剩餘邊角料琢製，雕工較粗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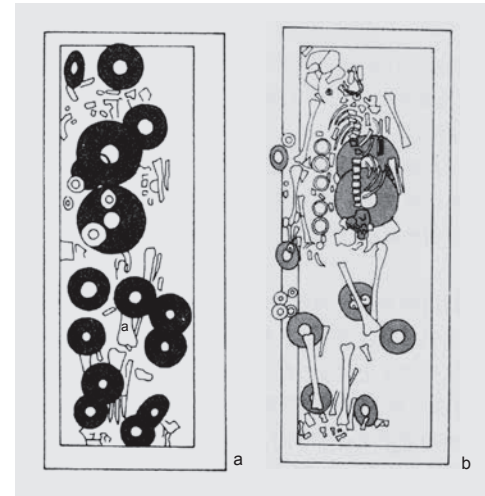
在高級楚墓中還出土雙身合首琥龍紋飾。它的結構即是在一個穀紋璧外圍繞一圈雕有三、四個「雙身合首琥龍紋」的寬帶。圖四一即為一例，b為四個琥龍紋之一：琥龍頭部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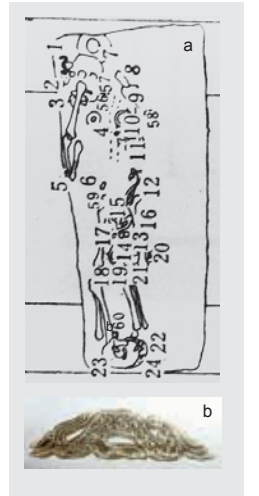
圖三七 a. 戰國中期 望山墓2內棺平面圖 b. 玉璧 徑21.3，孔徑8，厚0.8公分 出於棺槨之間 c. 珩一對 長15.5，寬3.3，厚0.6公分 d. 琥龍一對 長28，寬5.6，厚0.4公分 e. 璧徑12.6，琥龍長15.5公分 b、c、d引自《中國玉器全集》 e引自《江漢地區先秦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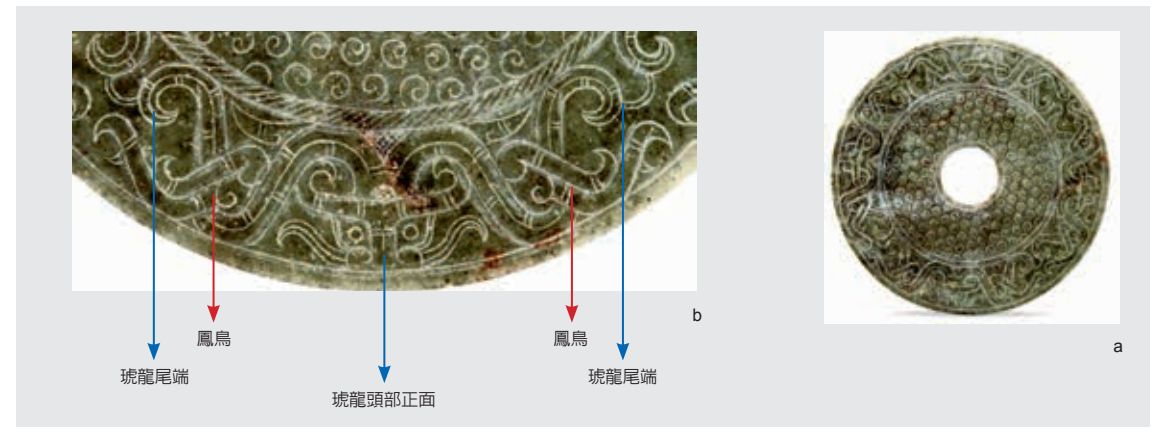
圖四十 戰國 玉琥佩 中山王國墓群出土 a、b分別於器表墨書「它玉虎」、「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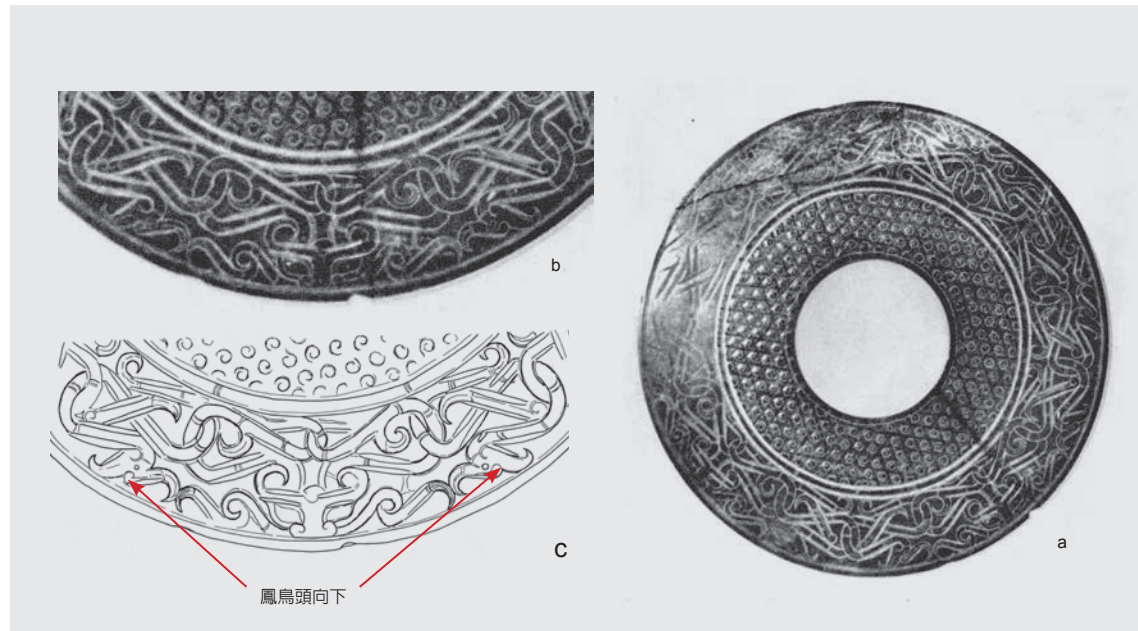
圖三九 戰國晚期 曲阜魯國故城52號墓 共放置6件雙身合首琥龍紋璧，10件穀紋璧 (a. 墓主身上鋪璧，b. 墓主身下墊璧) 引自町田章，《中國古代的葬玉》



圖三八 a. 戰國晚期 平糧台16號墓平面圖 b. 該墓出土玉琥龍 長11.7，厚0.4公分 引自《中國玉器全集》



圖四一 戰國晚期 雙身合首琥龍紋璧 a. 全器 b. 局部 徑21.1，孔徑4.4，厚0.55公分 高台墓地出土 引自《荊州楚玉》



圖四八 戰國中期 雙身合首琥龍紋璧 徑27.7，孔徑4.4公分 a.全器 b.一個單元紋飾 c.線繪圖（左駿繪） 魯故城58號墓出土 引自《曲阜魯故城》

可導引墓主順利升天的法器，所以楚王陵的玉棺上都刻畫這種玉璧的圖像。（圖四二）西漢早、中期的諸侯王入殮時，大量的雙身合首琥龍紋璧與穀紋璧、蒲紋璧等已鋪墊於墓主前胸後背，還在外面套裝用金屬絲綴聯玉片而成的玉匣。玉匣將亡者全身密封，唯獨在人頭頂處縫以玉璧，因為漢人相信：亡者靈魂必須通過璧之中孔才能進入不朽的天界。（圖四三）四川巫山東漢墓更在木棺上釘鑲金銅璧，中孔上方鑄「天門」二字。（圖四四）

宇宙的縮影——四靈紋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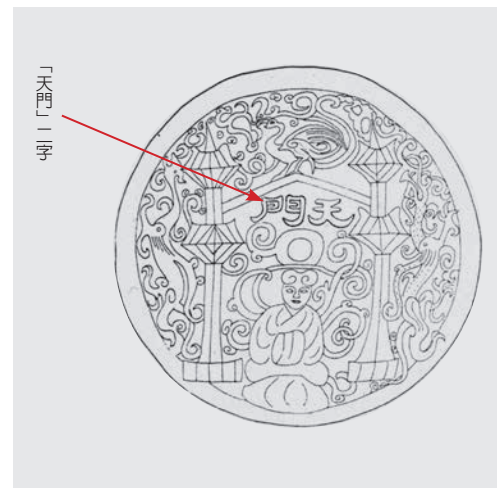
在本刊第三八六、三八八期拙文中，筆者已論證玉璧的創形是先民觀

道。換言之，璧圖象「天」的信念，可能是西元前二千年左右，清涼寺居民將來自母鄉的玉璧埋入墓中的主要原因。而傳承千餘年後，楚式葬儀依舊遵循此一信仰，甚至更確鑿地將璧之中孔視爲亡者通往天界的必經孔道。

隨著農業生產需要精準的觀象授時，周、漢時星象學得到長足的進步。古人雖不瞭解自己所立足的地球

居，從頭頂向左右分出兩條蛇般身軀，每條身軀上勾掛一隻抽象的鳳鳥。琥龍與鳳鳥身軀均作「S」形迴繞形。戰國時，埋有雙身合首琥龍紋璧的墓葬，就不會出現「琥龍」。那是因爲「琥龍」被視爲墓主騎乘升天的工具，墓中多放在人的腿部，也就是道教信仰中的「虎轎」。所以，當墓葬中埋有雙身合首琥龍紋璧，表示已將琥龍圍繞在玉璧周圍，就不需單件的琥龍了。到了西漢，由於王室本屬楚文化圈的氏族，楚式葬玉發展達於高峰。雙身合首琥龍紋璧被視爲最具法力，

察太陽在天空運行的軌跡——黃道。璧中孔的中心點是先民認爲宇宙中永恆不移的「北極」。興於楚地的道家稱「北極」爲「太一」，尊「太一」爲宇宙之本源「道」，由「道」化生出天地。漢代官方爲「太一」立祠，曾將「太一」奉爲最高神明——天帝。瞭解這點，就明白爲何楚漢文化那麼崇信「璧之中孔」的通天法力了。如圖四五至四七所示，良渚晚期玉璧上通神符號的佈局、商晚期玉璧上的同心圓紋，很可能都與《周髀》「七衡圖」的基本內涵有關。或就是結合代表宇宙的同心圓圖像及華東先民崇奉神靈動物的古老傳統，發展出雙身合首琥龍紋璧。（圖四八）圖四九大璧出土於陝西，是用光素的齊家文化玉璧加雕紋飾的。證明出自楚文化圈的劉邦家族統一天下後，楚文化信仰普及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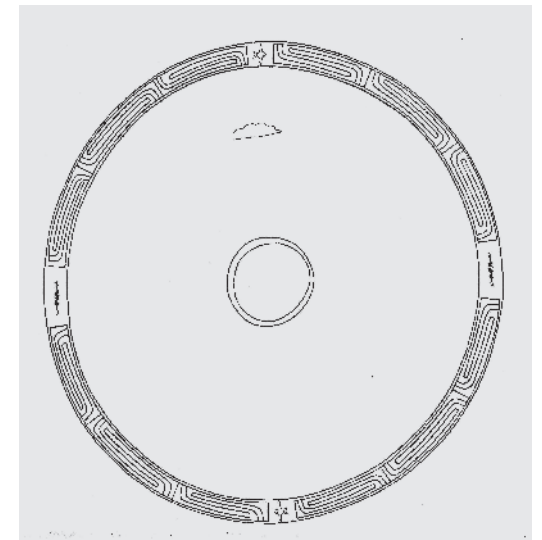
圖四四 東漢 鑲金「天門」璧（線圖） 四川巫山出土 引自《四川文物》1990年6月



圖四三 西漢中期偏早 南越王墓玉匣的頭頂部位是一件穀紋璧 引自《南越王墓玉器》



圖四六 商晚期 同心圓紋有鎖璧 外徑11.4 孔徑3.25公分 購玉 4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五 弗瑞爾博物館藏良渚文化晚期玉璧上符號相對位置復原圖



圖四七 七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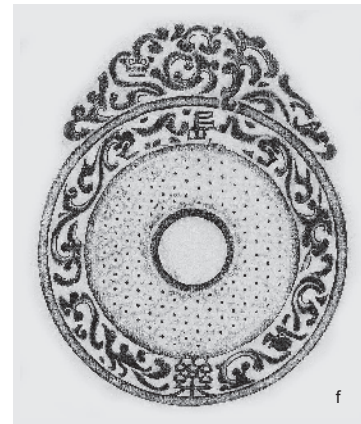
「樂」二字，吉祥銘文表達人們心中的奢求。璧的中央上方有弧形掛勾，可知它可懸掛在帷帳、宮門上，除了裝飾功能外，應該也具有辟邪惡、招吉祥的意義。

有的四靈紋璧或刻有吉祥銘文的精美玉璧，上方不具有圓弧形掛勾，

根據漢代文獻，那應是用以供奉膜拜的玉寶璧。(註十)

從「東、西」到「南、北」

東亞華夏大地上，玉璧萌芽早，分布廣。雖然各地區的璧類玉器在造型與做工上常有小差異。如肉的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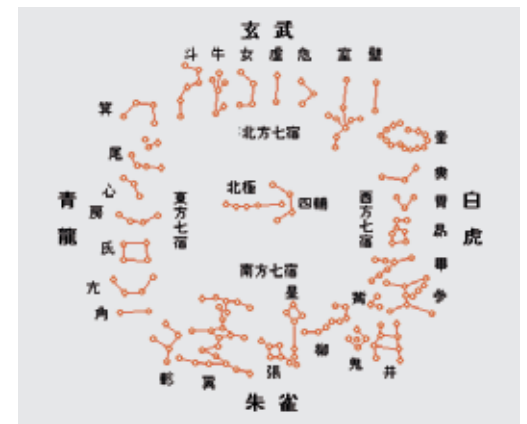
圖五二 東漢晚期 四靈紋璧 a. 全器 b、c、d、e分別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頭部或全身 f. 拓片
高16.55，直徑13.47，孔徑2.9，厚0.47公分 中玉30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九 西漢早期 雙身合首虬龍紋璧(拓片) 徑42.5公分 西安北郊
秦園南漢墓出土 引自《陝西出土漢代玉器》



圖五一 將二十八星宿想像為四種動物 四靈圖像引自陳久金，《中國星座神話》



圖五十 北天極及二十八星宿

是自西向東繞軸自轉，但很早就從夜夜仰觀星辰，發現在北天極附近，天體的旋轉最為明顯。因此古人有了「天左旋，地右動」的觀念。

古代先民為了認識星辰和觀測天象，以北天極為中心，把周圍二十個星宿，每七個一組分為四組(圖五十)；將之想像成各種神靈動物的

形象；更將它們的方位與季節聯繫起來，發展出「四象」的觀念；進而將這種時空運行變化規律用圖像符號等象徵手段表現，發展出「四神」、「四靈」的圖像，就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圖五一)

四象、四靈的觀念是從新石器時代逐步發展的，最初所見多是龍、虎二元的觀念，如西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用蚌殼堆塑的龍、虎。發展到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四靈有了較固定的組合。(註八)西漢晚末期、新莽、東漢，也就是西元前七三年至西元二二〇年，是四靈紋廣泛流行的時期，用來裝飾宮殿、陵墓、銅鏡、玉璧這些象徵宇宙的空間與器物上。

四靈紋璧即是此一潮流中最具代表的文物之一。經筆者檢視實物，確知目前存世的真正的漢代四靈紋璧有五件。受限於篇幅，僅介紹本院藏品。圖五二這件美麗玉雕承載了代表四個方位、四個季節的四靈，還在中軸部位，上下分別鑲嵌「長」、



匠心筆蘊

院藏明清版畫特展



The Printmaker's Ingenuity and Craft
Ming and Qing Print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展期：2015年7月18日至2016年1月10日

地點：正館104陳列室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有棗核形、楔形、長方形等變化；中孔或對鑽、或單面鑽。但似乎內涵相似。

遠古先民在直觀宇宙的變幻、大地的運轉、生命的榮枯、物質的久暫後，發展出特有的精氣觀、宇宙觀、同類感通的哲學，以及神祇、祖先、神靈動物三位一體的宗教信仰；這些思維通過上層交流網，逐步在東亞華夏大地上形成共同的文明底層。

夏、商、周、漢，四個朝代王室輪替發跡於華西、華東。朝代更迭、文化融合，漢帝國終結華夏大地上數千年的文化對峙。西元四世紀以後，氣候劇變導致五胡亂華，此後一波波的異域文化自西北、東北分批入侵。中國文化乃逐漸形成北、南對峙的新格局。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

註釋

1. 本院陳東和助理研究員利用拉曼光譜及加速器AMS（粒子誘導激發X光螢光光譜）分析技術，研究巴黎的古美博物館所藏早年流散的石峽玉器。發表於其法國凡爾賽大學博士論文中。他發現顏色越深的玉含鐵量越高。一般黃綠色玉所含鐵離子約在重量百分比百分之一上下；較深色的良渚文化玉器，鐵離子約重量百分比百分之三至四。石峽的深色牙璋鐵離子含量高達重量百分比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二左右；錳與鎳的含量也比較高。
2. 荆志淳等，〈墓五四出土玉器的地質考古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葬》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七。
3. 清涼寺玉器資料主要見於：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文物》二〇〇六年第三期。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考古學報》二〇一一年第四期。陳靚、薛新明，〈山西芮城清涼寺新石器時代墓地人口構成研究〉，《西北大學學報》二〇一〇年第六期。
4. 二〇〇九年夏，承蒙葉茂林研究員准予檢視剛家出土玉器，特此申謝。
5. 二〇一一年文明探源工程公布考古學年代框架，大汶口、良渚等文化年代下限為西元前二三〇〇年。但近來也有學者認為應
6. 齊家文化早期師趙村遺址出土製作規整的一璧、一琮。該遺址碳十四測年為西元前二二三三至二一〇四一年。由此可推估，璧、琮的製作，璧琮組配禮制的萌芽，肯定早於齊家文化早期。應在半山、菜園、客省莊等先齊家語文化中。
7. 目前已知的春秋時期楚墓（如：河南浙川下寺，以及在浙川和尚嶺、徐家嶺部分墓葬），墓中未見本文所稱C類玉器。甘肅省考古所王輝所長懷疑這類早綠玉可能開採自甘肅馬鬃山。但從這類葬玉傳統，似乎源起並集中自戰國湖北荊州一帶，筆者懷疑礦源可能在長江中游。
8.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第六章，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一。
9. 五件四靈紋璧的圖像均收入：拙作，〈從漢代玉璧論壁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故宮學術季刊》三〇卷三期，二〇一三年四月。
10. 見於《漢書·郊祀志下》。